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  
第十六回 單鞭重繫高低角 雙桂齊登大小科

詩曰：一天風雨大江寒，息得鷗機付釣竿。

墨染蒼髯嫌老窄，霜欺黃葉覺秋寬。

防狸雞柵多懸棘，補紙紗窗密護蘭。

釀熟不辭千日醉，倒攜藜杖側皮冠。

卻說眉仙進內去見白公。白公命坐，言曰：「明日是清明節屆。可將麥飯、冥資，往香市劉釗墳上祭掃。我因畏寒，不能去，你可代我一往。」眉仙領命，回到房中。

鳳娘道：「方才你詩興未完，我依韻和一首在此。」遂取出與眉仙看。上寫道：

春風未動試瓊妝，月滿枝頭亦帶香。

瘦質能堅冰雪操，寬憐紙帳伴醫牀。

眉仙看了道：「韻已和了，詩興極矣。」鳳娘問召言何事。眉仙道：「父親說明日是清明，要去祭掃劉釗墳墓，因畏寒不去，命我代往。」

鳳娘道：「彤雲遍滿，只怕要落雪。」眉仙道：「上月中如此極寒，下雪亦有之。」

明日果然遍地瓊瑤。祭儀完畢，眉仙見地凍雪難行，遂與鳳娘取了珊瑚鞭子，策驢而去。家人挑著祭物隨行。不一時，到了香市劉釗墳上。家人排下祭物，眉仙祭奠過了，家人燒化紙錢。眉仙見雪景可愛，遂命家人收拾祭物，先挑回去。自己策驢閑步，觀玩雪景。遙望一小山，積雪高低，玲瓏如琢，遂策驢行至山腳下。看了一會，忽聽得松林中有人唱歌。其歌曰：

天地才離衾枕兮，駕到齊東。

一夜青山老盡兮，感歎無窮。

雙角高位夢醒兮，皓月清風。

咄嗟珊瑚久別兮，今日重逢。

眉仙聽畢，忙下驢走近前去，只聽得道：「眉仙，我條久矣。」

眉仙回頭，見樹林深處，一隻黃牛，牛背坐一老人，認得是黃犢客，忙向前拜伏道：「仙師久別，今日重逢，乞救我餘生。」

老人命起，道：「一別數年，韶華頓改。我贈你數句詩可曾應驗否？」眉仙拱立答道：「皆已應驗。今我願從仙師去。」

老人道：「你正果自在，何必從我。且學道原非必雲遊方外，辟谷引氣。況你人間富貴尚享不盡，待天年終後，方引你登錄。」眉仙問道：「天年幾時終？」

老人道：「歲月難以定卜，只你兩眉白後，方斷塵緣。此時真好一個白眉仙也。我前贈你一條珊瑚鞭子，如今可還我罷。」眉仙將珊瑚鞭雙手遞上。老人道：「珊瑚珊瑚，別去幾年，做了許多大事，今可回去罷。」原將來掛於牛角上。只見一角折下半截的。眉仙問道：「牛角何故，幾時折了？」老人道：「當初希夷先生賜我一偈，末後一句說：『兩角高低正果成。』今牛角忽脫下半節，偈意已應。我今去亦不出山矣。爾壽終，我援引你登錄便了。我言不再，自此長往矣。」遂驅牛飛奔而去。眉仙再拜相送，倏忽不見，遂上驢而歸。

將此事細述與父母、家中人等知道。聞者莫不歎息咤異。眉仙道：「前仙師說後會有期，今日果遇。珊瑚鞭重繫於高低牛角上而去，諒我家休戚亦只如此。但如何能得此兩眉白了，去登仙錄？」各人聽得大笑起來。

時白珊、白瑚因要上京赴試，入來拜辭。聞了仙師的事，亦皆稱異。眉仙命婉兒伏侍到京去考試。及至試過，到出榜之時，白珊中了二甲第二名，白瑚中了三甲第八名。兄弟連榜大喜，遂去拜見金公。時金公為尚書左丞，已告老，將要回家，忽見兩個外孫去拜，又見是兄弟同榜，歡喜不勝，遂命置酒款待，盡歡而止。

過了數日，金公遂同二外孫回來。行到留隱村，看見碑牌齊整，對二外孫歎息道：「此鮑公所建。今物自依然，鮑公已逝，真可傷感。」

白公聞知金公告老同二孫回來，即差人遠遠迎接金公。到了堂中，白公扶杖出來敘禮。眉仙亦叩見。後白珊、白瑚拜見祖與父，又入內拜見祖母及二母親。金公亦入內與風娘、霞蕭廝見了，分外敘情。是日開宴，極其富盛。金公留住白家。

白珊、白瑚各乘馬出門，去拜謁親戚故舊。就有縣城中鄉紳大宦，都來拜望。本縣又送旗扁來。那留隱村向來荒僻，今番冠蓋不絕，好不熱鬧。

時方端如自按察司企事考滿回來，袁漸陸自蘄州團練使任滿回來，知白珊白瑚登甲回來之事，遂齊到白家來。與白公父子相敘過，金公亦出來敘禮，袁方二人再三致謝在京之事。白珊白瑚亦出來拜見。金公道：「二佳婿賴二岳翁之福蔭，同登金榜，誠家門之大慶也。」方端如道：「還是外祖之福庇，我二人有何預焉。」袁漸陸道：「我前年相見，時方總角，今已弱冠，無怪我輩屬衰頹之列。」各各問敘片時。

是日白公亦大開筵宴，數人入席。金公道：「我今尚不知二君令閨秀當時如何分聘的。」眉仙不覺笑起來，將二子唱略，鮑公取聘，二子分授之事重述一遍，合席大笑。白珊、白瑚亦自覺好笑不已。金公謂袁方二友道：「前年作伐是鮑公。今鮑公不幸已逝，老夫以二外孫已長，二君閨愛亦可出配，又率各休沐在家，老夫又在此，竟是我做主婚，擇日成親，二君心下何如？」袁方二友大喜道：「謹依尊命。」眾人又飲了多時。

席散，二友別去，金公又再三叮囑眉仙，遂擇是月初八日行聘，三日成婚，寫了東帖上，差人送與袁方二家去。

至初八日，行聘過了。到初三日，忽見金智玉來到。原來智玉亦以江西參議考滿回家，知金公致仕，不見回家，料住在白家。胡夫人亦欲使他來探親，故智玉遂到白家來。眉仙接著，大喜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二甥喜酌吃得著了。」智玉問知成婚之喜，遂道：「早是我來快了，若遲幾日，這喜酒就不該吃了。」各大笑。

進內去，適金公在於風娘房中閑談，看見智玉來就問他來意。智玉各相見了，說出任滿探親之意，又去拜見白公與長孫夫人。白珊白瑚知智玉到了，亦來拜見。智玉知二甥連榜之事，大喜道：「當初我原對李先生說二甥必少年科甲。今果應了吾言，何以謝我？」鳳娘道：「夜日成親，多拜娘舅幾拜，算了謝罷。」各各大笑。就於內室治酒，與智玉洗塵，同金公一齊住下。

到了初三日，白家差錦繡幔安車二輛並鼓樂人眾，分於袁方二家去取親。各先奠了雁，推車三步，乘馬先回。方端如命其男，名坤號象黃，乘馬送其姊。袁漸陸命長男，名文戩號天谷，騎馬送其妹。一路鼓樂喧天，紅燈照耀，分熱鬧。迎到白家門首，停了車。眉仙燒化了和合馬。掌禮人唱禮念詩云：

瑞氣今朝滿華堂，兩枝銀燭映輝煌。

爐中駕鶴放霄漢，被底鴛鴦蹴水忙。

掌禮人三請畢，伴婆扶二佳人出了安車，至堂中。掌禮人又請白珊白瑚同二佳人交拜天地。白公同長孫夫人坐於繡襦椅上，掌禮人喝拜過了，眉仙同鳳娘、霞蕭一齊坐下。及拜見過，又請金公與智玉拜見了。在後結璃茸彩至房中，吃了合巹杯。諸禮畢，掌禮人又請袁天谷、方象黃進堂，各敘禮。堂中列綺筵，二新舅上座，數人相陪，樂工唱曲侑觴。席散，方象黃、袁天谷謝別，連轡而回。各役人等俱受厚賞而散。

明日眉仙復開宴，請袁漸陸、方端如來到，各相稱謝。金智玉亦預席。袁方二友道：「眉老兄雙桂登了大科又登小科。令岳今舅千里之遙，今日都聚首。此席真弄得團圓會，合家歡矣。」各酩酊而散。

時因成婚之喜，送賀禮的闐門而至。娶來雙媳俱美貌淑德，合家大悅。眉仙道：「人間快樂盡於此矣，我復何望？推優游歲月，以俟雙眉白耳。」

過了數日，金公與智玉謝別而回，自與魏非瑕，沈雲鵬，何聖之輩往來交締不絕。金公至七旬外而歿。胡夫人亦繼逝。金智玉官至崇文館校書，生二子，俱顯爵。袁漸陸官至右僕射。方端如官至侍御史。二人子亦皆要職。白珊官至參知政事。白瑚官至河北安撫使，加御開府。白公壽至九□二歲卒，贈秘書監，諡莊敏公。長孫夫人壽八□八歲卒，封二品延安郡夫人。眉仙壽至八□餘歲，鬚髮白後延至兩眉毛皆皓然潔白，無病正寢而逝。朝廷欲加贈侍中，溢文肅。二子承父志，止受溢號，辭侍中之贈。鳳娘與霞蕭皆長壽而歿。二子哀哭喪祭盡禮，築墓造連三擴葬之。墓碑刻「宋隱士文肅白公之墓」。白珊生三子，白瑚生二子，俱受朝廷顯爵。自此白氏、金氏、方氏、袁氏，世締姻親，往來不絕。回家俱成名族，文墨傳家，簪纓奕世，至今耳目赫然。

可見為善者終有益，作惡者徒自傷。若日惠卿，勢如豺狼，不免自慚鷹犬；了緣冒名西賓，貪心淫欲，終葬於江魚腹中；群盜劫奪、二強截渡，一以頸血濺刃，一於杖下活斃，豈非感應昭然，毫釐不爽？至若黑飛神劉釗，改行為善，奮身報德，終樂有妻孥，土封三尺，赫奕風威，權升河伯。又如友誼奔馳，姻親締結，永好百年，亦不為負。共他不細述。蓋隱逸一世，傳名碑亭，萬年著跡。蟠桃會上邀游去，不問人間春與秋。小冊珊多信筆，案頭抽閱解眉愁。若解得眉愁，即是眉仙了，不枉鄙人述此軼事也。有詩歎曰：

啼殘鶉鳥春光老，滿地飛紅襯芳草。  
乳燕窺巢礙暮垂，一池綠皺薰風早。  
靜裡琴詩度少年，好將筆墨潑爐煙。  
漫尋花月翻成譜，識得壺中別有天。  
瑟瑟梧桐秋雨灑，一聲聲訴階前石。  
卷盡珠簾剩月空，斷橫遠黛山分碧。  
勁節誰憐亭畔梅，冷香輕雪獨徘徊。  
更嫌鄰笛吹殘後，律動陽生六管灰。  
擬向毫端消短夢，日移花影過牆隈。  
莫言稗史無庸耳，興挈香風侑酒壘。